



史記
九



後
11伊8
1.735
9



1735
9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紇所治邑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

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

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

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

陬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

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服虔曰聖人謂商湯

滅

於宋

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杜預曰弗父何孔父



氏國開

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元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

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

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

糊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

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

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

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

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

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

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國齊

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

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

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

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

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

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

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

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

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

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

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

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翹

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王山川之君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

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

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

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

大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

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史記四十七

饒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

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

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

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

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錡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

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

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

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

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

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

城字論存
成字

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
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
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
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
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定公十三年夏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
曰堵三堵曰雉使仲
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
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
鹽縣東南郕鄉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
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
有入及公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
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杜預曰魯國下
縣南有姑蔑城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城杜預曰泰山鉅平
縣東南有成城也公斂處父
服虔曰
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
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
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具
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
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
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
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王肅曰
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
魯之

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

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

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馬融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曰如

不當使我知道之今使我知道之未欲喪之也子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

得去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

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誰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

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

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

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

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

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而不得意孔子生於

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纍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擲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

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鷃鳥今之鸚也楛木名弩鏃也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夷

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分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

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

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

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

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

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係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係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

常字論文存
宜字

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

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

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常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帶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黃草器也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為入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頤而長兮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

也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益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鑿竇擊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

論文知字
有心字

論文知字
有音字
漁字論字

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以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

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於葉僭稱公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邦廣五十二里為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

亂同空舍此適彼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耨而不輟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蓀草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 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孔子遷於蔡二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 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 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時但不知小人窮則濫溢為非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 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 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未智乎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

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服虔曰書籍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
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

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
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
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
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
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
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
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

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

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

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稽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

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

問築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

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賔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

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

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

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

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

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繹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

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其所以為樂也

其所以為樂也

其所以為樂也

其所以為樂也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合毋固何
曰無可無不可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
故無固行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不憤不啓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辨辨乃後啓
人不思其類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其於宗廟朝廷辯
則不重教也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朝與士大夫言閤閤如也孔安國曰中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君

上

召使償鄭玄曰有賓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
申駕魚餽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
 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
 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
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子貢曰夫子之文
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章可得聞也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
元亨曰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
曰言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
可窮盡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

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

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鄭玄曰御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御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

故多使鄭玄曰御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魯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

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

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

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及

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殺之證故云爾喟然嘆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口唯天知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謂柳下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言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

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

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

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

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

山所仰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委頓也

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

夏人殞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

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

鄭玄曰謂聖人知命也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

王肅曰弔善也

憇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

王肅曰疚病也

嗚呼哀哉尼父母

自律

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

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

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去城一里

家塾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甕甕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家塾間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檉雌女貞五味桑檀之樹孔子冢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

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

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

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埒大小相望也

伯魚生

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子思生

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

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

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四十七終

魏川屯鳳臺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魏川屯鳳臺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

及古身

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贊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

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劔挺徐廣曰挺猶脫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更士名籍也今失期當斬

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種字論文作

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

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

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

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贊曰房邑

君也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

也司馬季主為目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

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

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

遂不戰徐廣曰十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

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

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

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

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

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

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

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

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

于名谷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

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

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
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
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
伍徐徐廣曰一作逵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有陵縣也鉅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
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
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贊曰建丑之月也陳王之

蒼頭軍倉字

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陳王
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為蒼頭軍起新
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
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
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
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
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

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頭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舍一作全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翽按班固秦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守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趙燕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玉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田民曰作銷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弓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徐廣曰田民曰昨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這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四十八終

西川忠厚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西川忠厚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其內惠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妲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

徐廣曰姁音况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

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

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

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

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

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

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

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

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諸陵皆如

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

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

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

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

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

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

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

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

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

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

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

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

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

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

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

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

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徙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

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子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

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

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

子夫為平陽主，謳

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

武帝祓。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

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帝姊嫫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

子夫大幸，悲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為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

家乃封為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爲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爲皇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嘗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

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

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

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

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画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

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開

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棄其母乎帝

閑字論文作
閑字
去字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
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
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爲武豈虛哉

史記四十九終

西川

史記五十

西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

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

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

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

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

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諡項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

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

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注字論文作
經字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
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
濶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
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
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
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
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
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趙王劉遂
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
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
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元

注字論文作
晁字

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
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
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
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
人防與公也豈
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史記五十

終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西川中鳳章
氏蘭定甫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巴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殷古周

西川中鳳章
氏蘭定甫

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曰澤高祖從祖昆弟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田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宰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卿如淳曰闔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

后

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呂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舛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

予字翰奔
與字

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欲
 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
 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
 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王
 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姪生
 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姪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
 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
 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
 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
 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史記五十一

終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
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
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
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
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
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旣聞此計乃與其舅父
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
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
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旣
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
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
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
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
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
與魏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旣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朱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諸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朱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告於太子太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樂

太子謂希天子是

楚字論齊齊字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太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溥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旣囚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人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
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人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
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
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
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
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
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
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
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
立徐廣曰廿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
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
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
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紂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
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人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
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擊破虜濟北王
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
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
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
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

亦字論文亦以字

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二終

蕭相國世家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

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雷間語也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

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御史監都者與從事常辯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辯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

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駟案文類曰何為泗水郡卒史

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

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宗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
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
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
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
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燒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燒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
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
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
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繫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
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
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
之淺也韋昭曰
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
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
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
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諡為文終侯

徐廣曰功臣表蕭
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

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
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
生等爭烈矣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將擊

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衛監三人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

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淠

敗於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軍。

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

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

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狐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

曹參世家

碭郡

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
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破之虜秦司馬
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
轅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犍
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楮陽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棧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標破之復圍章平
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
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
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
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
疆贊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
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
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案蘇林曰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
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東鄔徐廣曰鄔縣在太原
音鳥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東鄔論大作
鄔東
成安君
作安成君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潞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千三百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

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淨字論齊

趣字論文作
趨字
何字論文作
胡字

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
吏木訕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
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
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
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
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
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宙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宙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宙何

淨字論文作
靜字

治乎如淳曰猶言用宙為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宙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顛徐廣曰顛音古項反一音較若畫一當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宙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
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
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
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後古開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十四終

馬川屯鳳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馬川屯鳳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

與客徂服虔曰徂伺候也徂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于恕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

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愕

板古閣 張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日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

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

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

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

殿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

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

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

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即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畱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禁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

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

邪沛公曰鯁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比垢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

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

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

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

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

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

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

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

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蔽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惺字論作
帳字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
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
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
時中臣願封雷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雷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雷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雷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雷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雷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
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伊字論作
供字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猶儕也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

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

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

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

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

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

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

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高祖立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

祖字論不帝字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徐廣曰文成侯立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徐廣曰史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記珍寶字皆作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西川地鳳鳴
氏甫甫甫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

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

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媿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為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

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

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
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
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
兄往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
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
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

鎡

而平身間行杖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
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
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
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
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
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
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
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
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史記五十六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過字論亦作歸字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

漢書音義曰草粗也

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

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

王

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

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

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

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

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

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

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

漢王音義曰反縛兩手

遂會諸侯於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

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

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於遠陳不如及其未到今漢得脫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

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

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

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

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

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

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

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

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廢將別守豐

封為雍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諡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二十三年
作三十二年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
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五十六終

西川世昌氏

史記五十七

西川世昌氏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贊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漢書音義曰能引強弓官如今挽強司馬也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

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畱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在軍後

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

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杜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砮石應劭曰砮音沙或曰地名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因轉攻得雲中守遯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莫勳一作專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卞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駟案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二字論文作一字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
 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
 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
 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
 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徐廣曰
 文帝曰提音弟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曰絳侯縮皇帝璽應劭曰
 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
 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嘗字論存
常字

侯

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脩字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

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

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論文帝事

侯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

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

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

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
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歸
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贊曰南皮章武侯
后兄子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
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馘韋昭曰大馘也馘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
櫛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櫛應劭曰尚席主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
君所乎孟康曰設馘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
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

侯

樸字論文作
朴字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
 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衷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諡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蓋侯
 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
 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五十七終

藝川七

史記五十八

西川忠鳳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中都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汲古閣

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頴曰：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園縣。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北。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輒入。

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故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
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
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直
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自字論大無
按前後文當
作王字改

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

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年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爲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畱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畱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畱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劔劔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劔以此知而發覺

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殿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武帝悅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

國除為郡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壩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西川忠鳳

西川忠鳳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

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

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

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

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

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

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

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

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

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

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

死小者刑以故二千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

章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 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

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

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禴祥服虔曰求福也好為吏事上書願

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

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卻充告丹

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

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

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

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

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論存諸姬

石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

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

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長沙王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

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

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

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

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

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

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

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清河郡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

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

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稅

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姪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姪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

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肯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五十九終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西川忠鳳堂
氏重印

馬

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貞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
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
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徐廣曰一作開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
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
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卽

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最一作觀也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
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
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
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
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襄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
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
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牲殷牲也駢剛赤春周牲也

羣公不毛

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

諸字論文存之字

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

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

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徠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輻輪馬被甲衝扼之上蓋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

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

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鄼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裨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張晏曰士不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徐廣曰肥一作非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應召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

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

曰一作壘駟案李奇曰保恃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母侗好佚母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

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壘土建

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

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

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

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

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

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

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

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

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

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闕闕且立為王時

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

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肥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堯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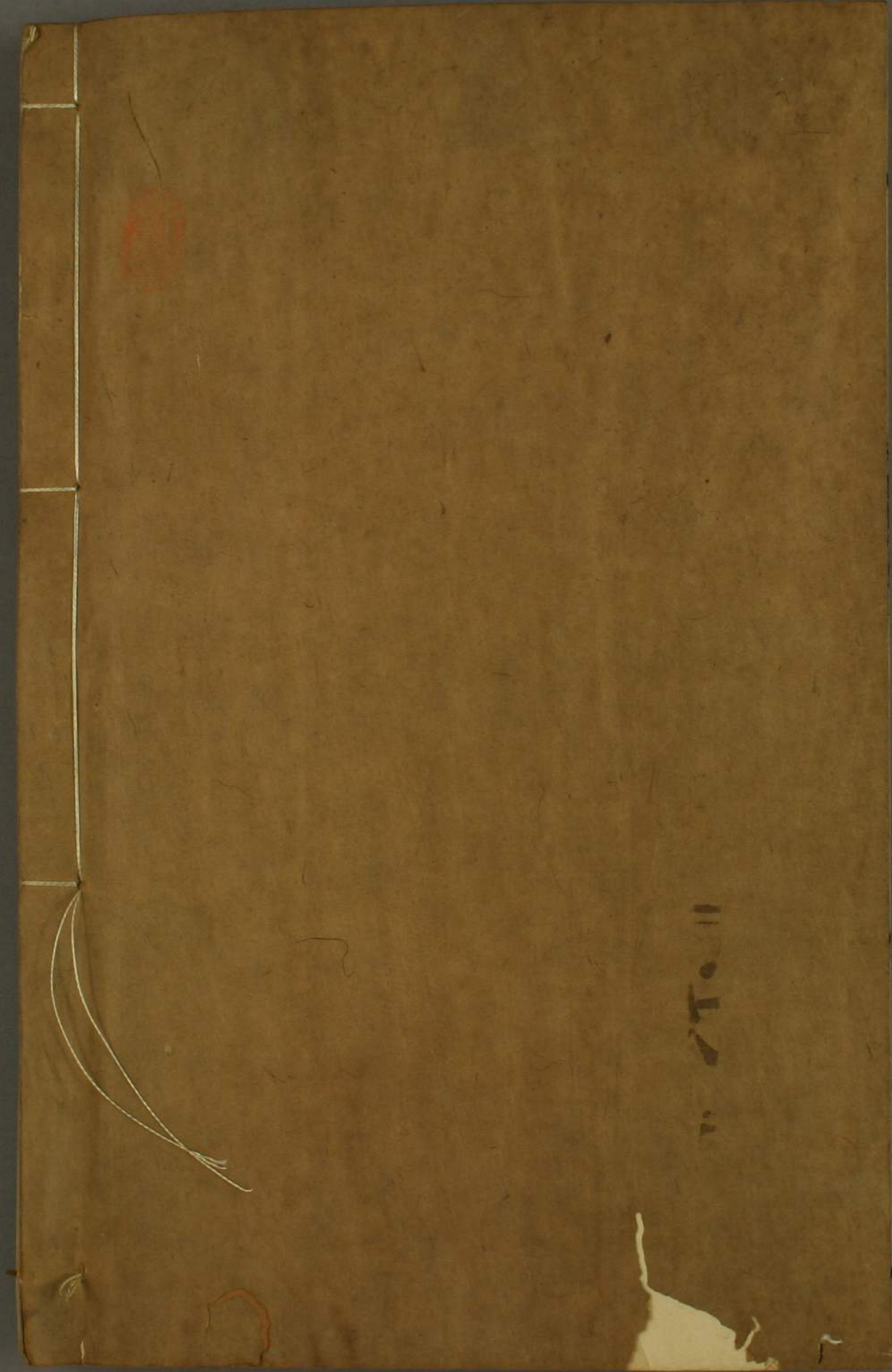
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

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記六十終

魏川老鳳堂
氏圖印

史記六十終



11 270 11